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七十三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六

明 王慎中 撰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

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已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

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嫻
壻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問學為一代宗工
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內和氣旁
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
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嘆陳翁夫妻兩人之賢
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丕童即遘家禍同里鍾
姓者興巨獄以構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
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

其少弱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
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
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
父兄竭力營拯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
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
父母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
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為吾有俟之而已翁

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為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觴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錡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在於婚

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
妁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
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
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
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無期而衿袵之申難俟其
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
不尤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
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

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河南叅政劉涵江墓表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河
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
二室武當山相攜而歸公艱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
猶出內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
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
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
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
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

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
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與不
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子何忍表公墓哉然
公已沒世予卒以悲故不為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
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漳浦
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
吏名實公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
也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

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
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選知黃州府以母喪去職
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叅政遭郎中
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叅政撫民南陽其為
戶部嘗監淮安權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
逋以填京庾權稅故毛細易汙為之者往往矯厲苛核
皃其迹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
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賦

故嚴密遏剔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免
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感政煩
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
奧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兩易其俗為
張置為黃州政每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吊之
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
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相
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

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窳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
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
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疎
目濶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稽察
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治各有
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
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
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

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也公平
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而有取其
於人不為苟予性尤濶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
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
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為言者所論
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
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沒
二年既葬其子祥鶴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

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
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
中陷記摩挲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叅政又
同罷也其言宜可信於是為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
必不託於人於人無所託則其享於世者亦不能遂彼
所謂自待者皆矯強執卓特已而卑物奇跡以驚衆其
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於
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悞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薄

於才驚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覩矣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

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

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

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
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
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
還軍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乃
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敵人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縻
御銜縶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鞠無脫者而國勢
尊輦曾靡障陣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

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外
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
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
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
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
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
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
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

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歔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

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
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
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
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
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
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衣冠而葬焉濁墨形
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骷髏化為朔陲之驚塵以
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

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
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鄒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
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蘩葛施石
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皁跣於其
上而晚草木以為薪爇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
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
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魍木夔
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阬石泐之患然

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
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
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遊客有講
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
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
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剝
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摸而傳之復出
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詫播為奇聞異

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
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鄮西君使
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斁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沒
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
不憾盖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
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

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
可信其為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為善則其所為有以
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
而驚傳說也蓋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玖字
文王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諳以習藝而戰於章縫
繩尺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為也文墨諷詠以自娛而
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牟鉅取
羨而不屑為也衣食不逆為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義

情款以連結羣伍平決紛鬪足以雄長為衆伏任聚徒
送黨而不願為也悅色柔聲諭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
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
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奇以矜道說則翁之所
為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畸
於人而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奇其矯拂之偽刻畫
之勞方為天之僂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
所以為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為子其

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仁
愛廉決為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積久矣進為通
顯以承寵褒貶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純而畸
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為此文以表焉蓋猶
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曰履坦林處士之墓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喬
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溪為政方得民

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其鄉之
大老章樸菴尚書公志孺人之葬以慰林君且以為報
林君既以禮襄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復為龍溪以
書至清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予遜不敢當顧
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為處士墓表而復書龍
溪曰喬年方以才廉為縣進顯於世之日邇矣宜得受
賜於上以儀章褒寵賁先人幽宮而譔德序事可以屬
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

為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
為亡親榮松不能無冀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
之文松度終不能得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
以信於人而使後不泯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
先生其何以距焉嗟夫時所謂愜於志美於觀而可以
寵其父母者可知已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
於時足以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
固而喬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

養其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棬杖几而不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奉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忤也其教諸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傅給其衣食必以節視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持家一言一事之失不以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即於淫以貽父

辱也蓋其所以為婦為妻為母者無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日可謂貞且恒矣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德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蓋上之人以施諸其臣以勸士而崇教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謚之以明尊慕要以稱於朋友問學之間而已於禮既不合而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謚家而用之不以為非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

美固世所不講而今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
其人固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
猥以家用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
何所視焉故特著其謚之覈於德者以為表而使龍溪
君刻之於墓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為縣於無錫余
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扶人櫬朴棲於廊間庭中

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以為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

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與禮接兒為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非吾不甘顧而為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覘意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

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盖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盖以視吾為政既以兒為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濱之廬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為吏輒忘故所業苟耽微俸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盖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

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為郎尚書省天子嘉之
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某為郎中母伍
氏為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
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顧公新山為之
而張司馬半洲公為母銘蓋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
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瘁之恩而慰其無
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
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

辭乃為表於其墓曰是為封南京戶部郎中鄭公之墓
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方孺人劉氏墓表

孺人劉氏桐城方一田先生舟與濟配也先生以風致
韻度自高不屑仕進囂然老於田野之間賦詩鼓琴為
樂非獨知義處命能勝其慕榮嗜利之心亦孺人之左
右順輔有以和其志而不撓其所樂也仙境莊者皖城
之佳處其田原可耕而不豐而林壑深迴幽茂有可采

茹登矚以為隱者之適先生愛焉謀於內而卜居之計
定孺人之智以為無可耕之田必且營於他則為離本
而近浮而其土過豐又將以厚殖而易邇於富也故以
是決先生之居而盡其智於所耕之田歲歲課其入以
為出出不濫而積常有餘以佐先生之力使得肆於林
壑之觀游至其有餘之積日益多往往有所施舍貸予
其薄厚多少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為恩而
先生得不病於多財先生之詩每篇出輒與唐名家爭

其工巧字書之法在晉人鍾王間矣非其不累於內有以專一其精神發舒其意氣胡以及此婦之於夫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以助之則其難矣至於智足以知其夫而與之同其趣好蓋其又難也孺人晚見其子克登第內外之人莫不以寵榮為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心獨喜自念曰先生雖隱非絕意於世者是子為繼其父之志矣而所以告內外之人云吾所謂榮者是子好修慕學當不失令名蓋所以知其子又若此孺人於為

女為婦為母莫不盡其道其端慤施於閨幃詳節細行甚多而不可備列銘孺人之葬者已誌其事之凡及夫生卒系世孫子以掩諸幽某故不復具其事而特著其所知之至為婦人之尤難者以表之以授其子西川君克使歸刻焉婦人以行事為內以所知為外書於內者既以藏於坎中而著其外者宜揭之墓上

前川張翁墓表

凡以師儒之官來教於吾之郡邑者多與予遊而德化

教諭張東豐君為最賢相見不能常心殊相得也一日
謁余意慘容蹙若欲有請而不能出其語知其有所求
於予也問之輒拜曰予先人墓上有石必子為表而不
敢必得予諾之閱再歲君每以事至郡言不及他予筆
猶未屬君雖知予不誑意顧汲汲若不可得者嗟乎以
予之慢足以明君其於發揚先人之善篤也歸善有張
氏當宋之季徙自南雄曰發者實始徙六世至祐輕入
我明族彌煩傳志剛義宗文秉而生翁名廣字子昭娶

黎氏文秉沒七月而翁生稍長知慕其父前母兄某亦
早世子及孫皆孤門戶幾替翁事母陳氏甚孝內具甘
肥外營什一感刻自厲必大其門戶曰使人知孤子侍
寡母而克有立如我者則世無懈人墜家耳非我徒銜
其能欲為門戶寵也自是資產豐殖譽望蔚起布衣匹
夫而有士者之風貴人之氣唇吻開閉色笑背向輒為
人輕重其敦族睦里先務事實族人
有田勢家欲奪之
憚翁請以百金為壽祈勿預而已翁曰此宗人事必吾

所預也使吾受金而復預事則不直麾之竟預其事田
得不奪宗人利焉里有蜃廬鹺鹵之區所入不貲瀕海
寥遠猾者據而有之翁証圖考版質以簡書徵還里人
且為之隄頽闢荒區以興稱正德己卯庚辰之間盜連
歲竊發民遁竄無寧跡翁倡義閱集丁壯練習使鄉人
治生作息如常日曰盜至則禦之屢竄自驚非安計也
盜卒不敢犯力足以安利其人事實既著勸誘繩約繼
之故莫不服悅其能為人輕重非智籠氣駕使然諸子

業儒皆有文教其兄之孤子若孫如已所出孤子若孫
有文如其諸子張氏為歸善名家翁為鄉偉人邑大夫
或延致縣舍與為禮諮事問俗必盡所謀時有裨益出
入縣門及往來道中人多標識之曰豐園張翁也翁世
居豐園後築室邑中闢戶面龍川波澄如練晴光映帶
坐對愛樂至忘世故晚以前川釣叟自號以戊子十月
二十一日卒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平山高橋子
四人長仕文邑博君也仕魁仕科仕業皆庠生夫起替

立隆化儉趨富繁盛於孤露之餘宴佚於艱瘁之後少
有才智而知勤勵者多能致之以風槩勝冗焚艱治田
宅而不鄙以禮義飭豪舉應赴緩急而不賦此其才智
有過人者如張翁是也高橋之藏岡隴秀堅而松柏茂
好尚與斯文俱久哉

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曾廓齋之狀
也廓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甚悉是其

可表先生名朝器字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穎甚不以敏為嬉伋伋窓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默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為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為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奇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為吏也始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

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橫經席發揚宗旨人人駭所未聞雖甚遐昧亦欣喜來聽尤善以情款接遇諸生久之加親凡宦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輒檄有司獎寵加禮顯示激勸褒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為能立師道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粵之地故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

熟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為多機而生息日
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構菑播之務宜日不足而每
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生專經而兼
長生產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豈誠使人窘約拙
慙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
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生為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
不周諸生之情而知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司
之政所不能及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

之逋梗一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然解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先生之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泉公之門將葬乞銘於陳見吾先生而屬予表於墓上其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兆域原里誌既具矣予獨愛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孝所及也故為約其事行之詳

論其意而表之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
歎歎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為能知弟之心而與之
同其慷慨屈原之姊頽詈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
為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頽之詈非反也乃合也彼蓋深
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為邪
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

託於評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為其如此也蓋忿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為不當然耶子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沒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為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為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

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為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譴故累其姊事之如母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為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為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噤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蓋嘉其弟之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與之

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孰為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與之孑孑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頷詈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為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蓋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

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
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遵巖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七十四

集部

遵巖集卷十七

明 王慎中 撰

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枯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

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
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
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
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
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
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矍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
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
虛齋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

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
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
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
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
無虞偃偃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
徒者徃徃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
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
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

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敝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
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
思獻別號紫峰學生稱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
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
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
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
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
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

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
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
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
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
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
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
樵相問或夤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
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

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不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

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擬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令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

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

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
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
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
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
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
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
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
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

當有以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為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為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財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

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
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
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
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
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
家為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
夫興慕風采爭欲為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
直以古人為不足為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

縣餘姚於浙東西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
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聞壤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
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為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
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為
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
見為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遲以為法從考滿召為試
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
居其間如楚之在新同臺多自以為不如令下當議事

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
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
如也不適為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
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
蘭為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徙羣公中有憂
國抹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為勝倚助臺中明於
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嘆
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

矍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
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
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
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
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僚多變易宿舊
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曼
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

南京大理寺丞蓋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
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為公卿公尤
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為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
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
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
欲與其立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捷出傍聽激竦頗
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
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

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為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給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為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暖穴竇關節探窵解剥無毫髮遁失汚吏猾豪營構巧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碣昧阻冤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

後與為寬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威以宋張乖崖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

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未期
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
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
公所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據不終
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
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
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
論其究不究也公濶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

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
小丈夫悻悻之陋為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
發有以踰人晚善為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
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偽
元本法令緣飭以典訓使躬受者警服側聆者省畏張
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不慚也
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
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

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為嫚寢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適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為制者於族嫺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為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為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按

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為名將而論留馬永一
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讎然天下
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
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
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
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
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
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

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涕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禎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疊疊皆美詞余謂維禎曰此皆不足為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

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黃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

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
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
賢故而以為翁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
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
麗下至絕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
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
得意相矜為賢翁生其鄉故亦為賈然其意不為相矜
以利獨為二親故行賈以為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

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益虛巧而不
賊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娛
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母周氏存致其
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
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
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
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
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絕其後

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晚歲卜居霞關闢裏由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攝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蓀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刊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裏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為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礪礪而枝輪囷幽

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涵澈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
其下忘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
跡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故托焉
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為士之賢者所
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為因其子之貴而尊因
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也故特為之傳以
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
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
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為取多而志繁而所
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
也之母著之為特簡其三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
得併著不專為婦人記也其寡且畧如此所記者特其
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
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為有士也之

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
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
以出而亦有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並
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
為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為言而失於傳者為
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
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為有
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為有

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為傳者今憲副青陽
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
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為可信而學之
可為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
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庶人
之亂至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
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為今人矣富貴何
物徒乞乞章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

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
高弟多以遷之君為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
知者聚為誦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
譁之者猶不為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
而其言如此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
子敬而能敏接內外族嫻之屬親疎等殺有節尤厚於
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
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為世教予觀左氏所記

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為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歟與盼均為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為智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義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為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為人福威處地不廣言

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動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為戒則耻甚於箠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為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為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為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無異人者其所自為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問語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為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

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為之其以為不可不敢為也於人所為心以為然則口云然其不為然不謬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為勸戒於人者以為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為禁其所不為哉翁沒既久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腴瘠涼燭為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慚縮雖福以粟帛威以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

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遽泯泯不存於世願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耶於是為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厯年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

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
子潛既顯能以脩潔謹厚自立遇讒而早退不以巧容
其身由宜人教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紃
績緝烹割調肺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
之居畜度籍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
諷不役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者職莫敢不自督
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利逾
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

卒不為損其寬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
為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
人以為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而富家
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為富盖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
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庶品而洽百禮
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為子閑其法於
下上以為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為妻與母於內者
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教且相

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閑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于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為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耽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

無益於思也吾豈為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
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黜德
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彊且艾而惡之且人將
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
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
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為福而過料其身之不
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為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
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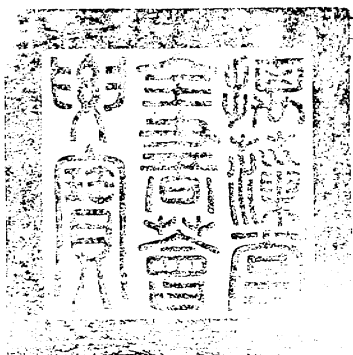
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滌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

振而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為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慙慙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嫺睦厚賓際不倦而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羣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

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質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為人之難能而不以恠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彊而名之曰



遵巖集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陳觀龍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七十五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八

明 王慎中 撰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

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

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
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
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

徒餒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䟽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
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
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即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授公
之友人河南叅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為僚
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義不
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以徙
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為廣陵人者則

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
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為孺人唐氏故嘗為贈給事公
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
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為給事中非有學行器
識為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
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邊事一疏至為
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
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率不

敢見敵欲以求免亡卒敵無所畏得以暴苦邊民宜制
自今敵入境能率所部卒格敵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
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敵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為典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二邊將領
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
屬公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
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敵有功亡卒
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

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
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考問風
俗以興學教人為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
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為考校文義前此
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為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
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徭費之輸而以
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為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
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為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

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
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
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粟溢於
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官給散有
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濱於死者與之財皆得食而去
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不饑而鄰郡民
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之公曰何非人也
而忍視其死願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為粥於野以

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
于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
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
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
乘巨艦擐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摘伏挾隱懲怠
勞勤為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
得賊級甚多其修置戰舶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
著為令行於浙至今效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

復受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為信陽綏拊擊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居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免公收鞠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當道意為奸人所構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

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德于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為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為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

之荒跋履山谷為暑所中感痰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
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公內行修
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
曰鑽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
就學卒以成名為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毀踰
禮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
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忻忻如也其約身謹行之
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

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為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參政以至為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太宰故為左轄於浙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鏞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

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
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女子四人長適廣
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出次許儀州前衛
指揮錢鏜之子某其二人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
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
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

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
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
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
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
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
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
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
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

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
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
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
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芳懷
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
二十二日葬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
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
媒娼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有文高伏人而

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
足跡所履直以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
見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於前者
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謂
其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修
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
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
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

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
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
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
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
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
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
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贐公拜而受之使還
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

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歛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為得職每舉公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負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饒遠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

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

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遠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
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噤之楊公與馬家宰孫司徒並
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
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
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
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定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
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咨嗟

瞻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
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
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
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
年而歸盖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
安人昇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女侍苦
公爭走代公曰非為乏使欲以用勞為小孝耳且吾自
勝之不為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逸樂會多微時所

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
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
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
朴茂公出公躬為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冠以
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減獲迨事朴
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
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
痺不得有所為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為掩護父母之間

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
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堯塢以自損
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
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
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匕箸盤觴之奉溫以愉
色泉中傳誦嗟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為不及朴茂
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
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

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為子
孫謀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夢為吏部尚書奏
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
公為吏部選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
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
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
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
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為妖艷

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
及物價市利羸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
說理道揚摧風雅疊疊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叩聽
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為宗
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為方負一時贈
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為不得所託行
尊輩舊學為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材
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

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
褐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為布衣
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為豐既入仕處顯
矣清約如此又見為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
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
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
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為先進之交
及去為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

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為廉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為鄉黨閭里所歌誦其歌誦者不過以公為有至信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

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為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公去之早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為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墓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

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
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為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
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惶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
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敝
為之改造當食為之授飧又為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
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
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
成而房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

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缺然
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敢塗將
啓謹次序厯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俟觀民
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孺
人賴氏行狀

公諱樂字堯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為泉
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世祖君錫

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恕號梅隱府君
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為兒時即卓犖奮發
蘄以藝術自致脫跡畎畝之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
誦說解析聞有為毛詩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戶讀之猶
不愜其趣廼裹糧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
祖考鄉食祀父母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
維戀意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第
子莆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某好

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輒以櫟楚毒之公素負氣鯁
亮以為非待士禮投筆裂紙棄歸山中學官具言陳秀
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憲臣遣學官招之
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志如往而復返是要上
也竟不返內子賴氏志謂公本刻苦讀書為宦達乃不
能小忍以就大事公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
為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為賴
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歡其後賴氏卒而公所

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為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著於朝是為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明堂禮成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友皆來會公衣繡衣冠豸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竒其信已之決識子之早善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適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府君以室魯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良皆出蔡

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率
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為蔡出其在人
不知其非曾出也居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摧絕弔客不
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
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
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蟠虎伏水來自前抱
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
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孕秀以

嘏孝德營治窶域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之至賴公以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之所解推二氏之甥戴公如慈父絕不以色見德自謝學官還山所以為生不越畜字播植之事力勤用紓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人皆願田公之田田以益墾與人居晏晏敦至赴人緩急無愛於已不

為崕絕幅斬之行亦不為燕情阿媒在衆中有所論議
意不乳入必明已是不苟合以相狗好告人以不善以
故多齟齬然其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
不能平而后深以為恩以子封既貴矣朝衣冠取如制
不隱君賜而已未嘗為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遊不見
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為禮非意所好每
出山不數日即返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出
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踰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直

為本不依於他未歿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粟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以公意罷之御史君竣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疾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之而公病甚啓手足以歿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御史奉親之終為得於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君賴於邑為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筆輒成點畫授孝經列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母

鍾愛甚不欲以歸凡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不
以嫵婉之好係公且贊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毋數其歸
以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憂經
明文起由孺人之在內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大
計望讓公及感公言幡然以隱居為娛佐之侍親力本
識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橐惡
衣麤食以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甘煖曾氏性嚴
公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又

敏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公友諸弟孺人內諧妯娒以悅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處無異言聞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視藥進食目眈不交迨於累夕忘其身之姪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為樂兒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毀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不以嫗煦為慈課督嚴急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

伏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內外族姻有禮馭奴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媵之迨事孺人者言之未嘗不念且涕也是可以為賢已某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為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頤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己亥歲余兩以徙官之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寬溫有德君子也至其論世風得失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

目覩手捫井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遇耳侍御君以善
為養而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膴腴榮豔之態薄望其子
而卑待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姻婭游從之雅
察之為密而聽之為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者固有
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癸巳正月七日卒嘉靖庚子八
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己亥五月十三日卒正德丁丑九
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廷果皆早夭長即儲秀
長女適晉江林續春其二人亦夭公繼娶蔡氏生子儲

材補郡學生儲秀娶晉江謝子警女生三子長孚衷聘
某之第二女次啓衷聘故南京通政黃河清孫女次憲
衷聘刑部主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許
南安王賦之子次許戶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溪
林森女賴孺人之歿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日
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墓未有誌御史君卜以嘉靖壬
寅月日奉公之柩合葬以從先志而以世次行事屬某
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之有文辭者銘之

謹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菴

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仕為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真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為廣州照磨居職辦治材浮於官父寬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

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

前兩月季子克廉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學之命便歸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啟手足以終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為兒時處群中耳目瞻聽無邪羣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哀不見其父拚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綿綿不絕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

斤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公畧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腸為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說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閩田

南山先生以虛齋之易講授往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問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虛齋虛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虛齋之易推本其說弘演旁通轉以語人戶外之屨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為美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為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同不以徇俗為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

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譏具親潔
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
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
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微至几席杖屨
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論蠶起冲冲似不能
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
或為之息或衆喙盡誼獨頽然面閒遇有發意見齒
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

亦不逆人之偽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菲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為生議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疫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為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為叔氏所苦見公待之

如此頌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為念
繼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用苦
勞瘁而不悔者為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
長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
欣然曰亦足為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奉
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毀踰禮諸
以貨賄為賻銖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
俱陷賊中獨識公為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

寧故稱乏材公親為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獎不為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為本躬行化道之未及再歲士皆悅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為耻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為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嚮慕興起益倍新寧時比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為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士有

不能為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
司考第兩浙學官輒掇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
端明尤為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
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
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為湖州人士恨之歸
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著
故為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厚泊如也以道
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為加惟衣故為學官時衣帶以出

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為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曰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為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之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勅不渝一日鷄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為鄉里所苦絕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虐為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聞于公而得一

言之平自以為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
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而公所自處亦
不為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
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
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謫公蓋公之道行於
妻子矣田宅既無所益而內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
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
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以無錫縣尹授公

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何為將以為市耶不
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後十六七年仕皆不離
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在新寧時當道嘗
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
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羣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
動相懾不敢為奸受賦徭徭與為期約不督而集數月
之間邑以靜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公之
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歿學官弟

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部使者是之
令官師以禮俎豆公于學宮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
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
學而道鄉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
之公不為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王陽明之學而宋
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而遽以疾不起嗚
呼惜哉然公之所樹立已卓然為時名儒是豈不足以
死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

為友公所進以為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歿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行為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為先生高祖生道

童應觀是為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躡步坐市翁媼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為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為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

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廁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耐應有條理公領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盼末坐名為之誼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為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為碩儒舉選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陞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

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答因為條析大體敷暢微旨歷
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彌
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雖終窘
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為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實
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言非以空言感諭人
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為恥後進今有記其言
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強直廢居清介絕俗與先生
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古

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
曰禮者年曰篤孝思曰協寅侶曰勸廉靜曰廣慈惠不
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為無愧詞
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內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
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決取外簾不能奪所得
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
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菅屨徒步
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

精誠至而忘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歆厲蝗去而邑得
歲齊東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先
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
之庶以均為寬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愬者受田稅
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為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為
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皂隸屏立廊下朴
偃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贖
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言

輒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移
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意
被譙讓恬不為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錢
如膏血至葺治城垣修飭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使
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獎訓邑子如在東流復為
延名師餽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故
蹟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遽有稱東郡
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臣

意憚以災聞駁其議先生仍前議並以危苦詞持議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為棲苴彌望汚洳矣民脫魚鱉者尚露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者始盛氣待之卒內慙感動得奉賑蠲其循心而行必守所是不顧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交章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就試當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非

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非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猥微猝索勲戚璫寺寄屬紛拏霽顏侃語慰遣之失所寄而不得怨隨事捄補施澤少而力尤勤俸篋屢空貸於鄉人蓋京師浩穰游接十倍夏津其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乏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為胡左右內憾之謀中以他事先生

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去夏津人
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瓊實書其
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蓋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
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
栗脩脯以獻先生為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
兩溪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
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為賦詩有斯民
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

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捐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懼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柩車哀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其

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亦
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脩享焉去而見德久
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月
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郭
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繼
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與娶莊氏象昭
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黃公潤之少
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

守謨守詔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
出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于南安三
十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
溫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蔓無悅人之容而有
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
知其有道君子也淡菲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
色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
攻慝不為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

禮義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
監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為恥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
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內不堪其忿詬曰易
某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為恭以非禮是
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
其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冊而已中
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
問先生為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愧耶曰惡為是吾所

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
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
翫熟復可也自為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
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
間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
疾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為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
也某罷河南閱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
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

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頽仰放曷所文劣而事
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懷公行狀

公名闕字闕

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事公

伯誠始實徙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
事為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
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為戶科給事中以清慎
長厚祀於鄉公之父也母封孺人周氏戶科公卒于官

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員二十八舉于鄉是歲

周孺人歿凡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滿考

以多奏薦合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

太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居二年乞致

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

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三人順之春坊

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徵魁徵夢徵曾

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叅議董士弘書箕劉大中翰

林院編修王立道監生賀鏜監生左丞庠生沈闕闕孫女

二人適白啓京孫皋公始孤母慈之甚而教之特嚴公

雖幼已知感尅自奮發夜讀書或倦假寐母怒唾之曰

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瞶若此耶唾垂垂如纓絡公不

敢拭後不復倦也母歿讀書倦輒泣然曰今日欲得母

唾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汝何宜觀此常

與友人飲至醉嘔父使人取骰子詈曰此物作祟也擲

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徒不違其訓自

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母之力未備以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獎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性剛狷內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沒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遇過客供帳使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銖髮妄費為取悅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

所自奉極潔非不敢怒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官也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鑿解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邇城分巡以城樓不利邸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天長吁分巡恠問公答曰方視飛蝗多少耳分巡盛怒然竟為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

田倚戎籍租稅而不徭民後彌重破產公曰若此不已
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產役之如
民武人始訐交煽公不為奪民以大蘇其聽軍民爭訟
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也富民死遺孤
方數月族人爭其產訟于官公一見曰嗟乎多財而當
強族是呱呱者死矣因為三分其產一與族人一給育
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長畀之判訖令抱孤至前孤忽
大笑有聲似解公所為判也初籍其家財多奇古玩物

公不目之一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之信陽俗多椎埋
攻剽有司斷死刑歲繁然濫者不少矣公曲為求情得
其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者非一人每諍一
獄得入內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家人恠其食飽蓋
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為盜挾分巡之力以
要公公不聽則搆公於分巡公不辨亦不忿七人者竟
不坐分巡嘗誤出真盜案將下公抱獄具往諍之久而
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又不苟縱若此有貨郎商於

外歲一歸其婦有所私殺貨郎託言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買田產族人疑之以謀產告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為之累夕不寐忽聞戶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為貨郎乎必為汝復仇母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餘公密禱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斃罪人于獄嘯者亦息在戶部勤職守法最為尚書梁儉菴公所知一日

本科缺人梁公顧謂左右侍郎曰公得其人乎莫踰唐
負外矣梁公剛介綜覈屬官鮮當其意也其赴永州命
子司諫壻編修王君作祭周濂溪柳子厚二祠文至郡
謁祭新其廟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以施於民者期不
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寬靖不擾闔郡晏然
朴楚偃庭中皂隸植民業自以為樂其生公亦自喜以
為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增一人即蹙額曰
顧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戶游民永民厚易苦游

民恣苦之其最為苦者強贅也當室有婦新孀游民輒推一人為夫而孰為媒孰為主婚皆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贅肯不肯也婿其婦則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而他之公訪其魁傑久恣者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猺獐錯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紹詐之故永多猺患公以恩撫循熟猺以致猺酋聞威信相率詣府有持噓蜜為獻公取蜜封嘗之而反其餘蜜酋叩頭感悅以大人不疑而無所貪也

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民之欺愚徭者使相安全永以無徭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輒死死數萬人公為文禱之自審方藥分投之營抹護視不憚勞悴早出夜休左右以為諫公曰吾恨不能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歸之不能歸者塋之為壇而識之民死不能塋者予槨而令什伍相收掩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及避徃徃脫巾

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謠永民德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惠政血食于郡永人為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遽決意謝去上下固留之曰吾非困於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能留一錢而為民撙節財用件折錙筭便有條理家事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顧吾所施為在吏民耳目豈患不勝任而欲去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不能忍辱宜去

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為民惜財無所辦此宜去且
吾為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決尚待何日友人周君振為
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乃曲腰作萬里蠻
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強聒不休公曰吾不忍
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為愧周君然其與人謀忠而
所以自為者有如此公本坦夷無機世人一種巧備潛
中目探耳取言餽笑刀之術生而不解淳如也既家居
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以花鳥自娛親友

為致名花奇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闢一圃圃故有池疊數石為小峰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遠出游覽與鄰翁田叟飲嗒然極醉衣冠之會強預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面相訾詆歸輒恚悔然性不為拒忤時復強預之而復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往來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為之請人皆信公之無他不以為有請也邑賢士夫毛古菴公徐養齋公與公游處

獨厚皆以名檢風教相敦人仰之無異詞尤以公為樸
質而近自然也性儉甘淡素衣屢澣之衣敝則補綴之
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鷄及致客則營辦求豐若恐客
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在手則餽遺舊戚
周振貧乏隨手輒盡既不善籌算居積未嘗妄取而又
喜客好施也自始孤周孺人置田三百畝有屋一區為
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十一年增田百畝
而已孤時嘗為仲叔所虐既貴叔老敬叔而撫其姪如

有恩者一從弟孤貧藉公有立偶酤酒手斧向公公曰
汝醉耶因皇恐墮斧公待之如初其人悔改受孤託於
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為之盡大節隱行不愧其心方寸
灑然常樂也閔俗悼政若力不能掇而引為己憂頰眉
戚戚其外常若有不樂者分別善惡好惡不妄有市人
以己子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也薦為鄉飲賓其
人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之邑子某逆其父
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汝粒米邑子公同學友也昌

言諍斥之且曰不言之督學使者黜之不止其人旋斃
乃止信陽孝子趙謨庠生也制終廬於墓次不忍入學
公造廬敦請之有媼送夫喪道觸棺死孤方十歲公給
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携孤詣州受米實欲月見其成長
也永州屬員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子而死
剪髮一縷寄之而居州如故公聞惡之甚力請上官難
之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
卒黜之其在鄉在官所為率勵風教其事類若此蓋所

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為慢惡也公最名為長者
古所謂長者務為含胡渾厚不談人過不齒及恩怨公
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是是非非不少貸
口中未嘗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莫不稱公長者非特
衆人信公其有過為公所談者亦曰公口則然其心未
嘗過我也雖公嘗言與之有怨者亦曰公口則然公未
嘗芥蒂我必不報復我也此公所以為長者也信陽州
衛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

共事強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德公永
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徃徃輒盡醉後公去州郡
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
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
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
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
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
忤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

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別于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
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
滿堂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
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
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為詩不鍛鍊求工而
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思親友與夫弔古
悼亡皆直寫真情有古者本人倫厚風俗之遺有詩數
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刻之某與應德游公亦忘

年輩而友之知公為詳甲午冬某由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修籍還里辛丑春某罷河南叅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為民皆先後相次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某之得謫罷為有罪也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某狀其行不遠數千里入閩乞文某亦千里赴之遂相與論訂於武夷山中山事事皆實錄某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

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其深挹不自滿斯有待於羅君矣謹狀

遵巖集卷十八